

## 冬天，一路向北

文/风凝

一场随心随性的自驾之行，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所牵引，一路向北，直抵内蒙古。

草原冬日，凛冽而苍茫。天空染上了一种清冷的湛蓝。牧草褪去绿意，或稀疏，或密集，肆意分布着，在风中定格成千姿百态。远山冷峻，山坡上的树木倔强地挺立，枝头残留的叶子卷曲着，颤抖着，同寒冷做着最后的抗争。

白色的羊群，是散落的珍珠。黑色的牛群是移动的墨点。几匹骏马，似乎感受不到这份冬寒，安闲地啃食着枯草。它们时而低头咀嚼，时而昂首嘶鸣，时而同伙伴奔跑、追逐，时而自顾自地满地打着滚儿。寒冬的草原，因为这些生灵而沸腾了。

一位牧民说，人们在入冬之前已备足了越冬的干草，遇上响晴的日子，才让马、牛、羊出来撒欢儿。在他说话时哈出的白气里，我看到了他对这片草原的热爱。

北方冬日，冷得肆无忌惮。置身内蒙古草原，你很难不被蒙古族皮毛服饰中的游牧风情所吸引。这位牧民，身穿一件厚重的羊皮大衣，那羊皮经过岁月的打磨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上面的纹理记录着草原上的每一场风雪。大衣的毛边轻轻摆动，像极了起伏的草浪。他头戴一顶厚实的毡帽，毡帽的颜色与草融为一体。看不



▲资料图片

到他完整的脸，但能循着蛛丝马迹判断草原的风沙一定为他刻下了一道道皱纹，就如草原深处古老的树皮一般沧桑。

谈话间，几缕炊烟从蒙古包上方袅袅升起，那是人间烟火的信号。蒙古包就在牧场的那边，热情的牧民邀请我们去喝奶茶。他说，奶茶由砖茶加鲜奶熬制而成，喝时可自行调味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加了少许盐、黄油和炒米，还有奶豆腐和奶皮子。奶制品是不沉底的，在上面漂了满满一层，入口，味道甜美，乳香浓郁。

辞别牧民一家，车子又行了许久，来到了草原上的一座小城。没想到，这里一派热闹，让人生出一种穿越时空之感。

在一条街道的两旁，有许多小餐馆。我一眼就相中了食客爆满的一家。推开门，热气扑面而来。这是一家品类齐全的小餐馆，食客点完餐，会得到一个号码牌，拿着号码牌去找合适的餐位。在排队时，我同爱人就已将

菜单和众多食客所点的餐食研究了一遍。轮到我俩点餐，爱人毫不犹豫点了一碗羊肉面，我则选择了蒙古族馅饼。我们在临窗的高脚凳上坐下，静候出餐。

环顾四周，店内食客年轻人人居多。年轻人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独特气质，自是不必多说。然而，在挨近我们的一个角落，有一对身着蒙古袍的老夫妻相对而坐。老爷爷耐心地打开方便筷的包装，递到老奶奶手中，老奶奶脸上的皱纹瞬间勾勒成幸福的模样。那笑容，灿烂得如同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。

两位老人家轻声交谈着，他们的声音隐匿在这间热闹的小店里，听不见具体说了什么，但在他们眼神交汇时，洋溢在脸上的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浓浓情意。老爷爷看向老奶奶的目光里，满是温柔与宠溺，仿佛对面的她还是初见的模样。老奶奶回以眼神，同样饱含深情。这份情意，没有年轻时的热烈张扬，却如醇厚的美酒，在时光的酝酿下，愈发香醇。

看着他们，我不禁同爱人一起猜想，二人或许多年前就来到这座草原小城，这里见证了他们无数的美好时光，或许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草原上，青梅竹马，白首同心……

手中的号码牌突然振动起来，打断了我同爱人的猜想。我们在座位上匆匆起身，迫不及待地走向取餐窗口。只见，我们点的面和馅饼，正腾腾地冒着热气，香味扑鼻。尝上一口，一股暖流顺着喉咙直抵全身，整个身子都变得暖洋洋的。

有些人暖了心，有些食物暖了胃。在这个寒冷的冬日，在草原小城的小餐馆，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味食物，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与慰藉。

和爱人谈及当时的情景，还是会有一股暖流袭来。那不仅仅是因为美食带来的满足，更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，在草原小城的小餐馆，留住了一段珍贵的小时光。

其实，生活中的美好，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，藏在那些看似平凡却又充满温暖的角落。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还会走过无数的小城，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，但那份在草原小城小餐馆中的小幸福，将留在记忆中。

这个冬天，一定要赴一场内蒙古的盛情邀约。若是能逢上一场风雪，那便是上天的另一份恩赐。

## 牧野风情（组诗）

文/王志勇

### 生命

阳把草原烧成了金，旷野只剩下风声  
一峰分娩的母驼  
努力抖动着身躯，呻吟着  
远离驼群，当夕阳落在它的两个驼峰中时  
它跪在地上，极力地顶住  
想让它的孩子睁眼就看到光芒  
随着一股血水喷出  
驼羔落地  
夕阳终于为它进行了洗礼  
一个生命自然地诞生在大自然里  
就像草，枯了又绿，绿了又黄  
颤巍巍站起的驼羔，惊奇地看着  
最后一抹余晖，照在母驼的脸上  
白色的绒毛，竟染上一层潮红  
抖了抖鬃须  
就像抖落了一座山的沉重  
轻盈的身躯，踩着熟悉的大地  
走向驼群

### 浑善达克

我不知何时来到这里  
松散的身下，黑白交替  
耳畔的风把孤寂撕裂又缝上  
无数个自己，拥挤着，变幻着  
有时，望见一只苍鹰  
那身躯多像一只船  
或许我真的来自加勒比海  
带一把自由的火种  
湮灭在潮水里  
一日，我的身边长起了许多树木  
让我的眼，不再干涩  
路过的风，柔和许多  
甚至还给我一个轻轻的吻  
或许，这就是我的归宿  
让我目睹，绿草盖起的楼房  
小溪沐浴的酣畅  
浑善达克  
细雨，让我想起了它曾经的名字  
当夕阳把森林染成了万花筒  
飞鸟纷纷入林

## 在生活的褶皱里触摸生命的敦实与温暖

——读池莉散文集《人生在世，自作多情》

文/徐晟

“自作多情好。比期待他者多情好太多。人生在世，要善于对自己自作多情。”翻开池莉的散文集《人生在世，自作多情》，就像推开一扇通往武汉街巷的木门，热干面的芝麻酱香、江淮的晚风、菜薹的清甜顿时扑面而来。作为湖北人，这些味道刻在基因里，成为我们与故乡之间最柔软的纽带。

池莉用数十年光阴，将市井烟火熬成文字，让平凡日子焕发出诗意的光芒。她笔下的武汉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触手可温的生活细节。写热干面，她直言：“什么加鳝鱼、牛蛙，

都是万万使不得的！当堂烫好就吃，专心致志，埋头苦干，好比陷入热恋——这才是应有的态度。”写菜薹则如写一位高洁的故人：“随采随吃最妙，冰冻即坏，隔天就老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”这些文字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清晨巷口的面摊氤氲着热气，老板顺手多撒的一把葱花就能让整碗面生动起来；冬日里，母亲从霜打过的菜地掐回紫红的菜薹，简单清炒便甜润满口——这就是池莉所说的“甜津了”，是舌尖上的乡愁，更是生活最本真的滋味。

池莉将“自作多情”淬炼

成一种生活智慧。她在书中坦言：“我给武汉的，是懵懂狂妄的青春、焦虑烦躁的中年；倒是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太多。”这种对栖身之地的深情，何尝不是每个异乡人的情感良药？我在外地求学那些年，每逢寒冬就会想念家里土灶煨的排骨藕汤。池莉一句“凛冬将至要不要喝碗排骨藕汤”，不只是询问，更是一种温暖的召唤——召唤我们以主人的姿态拥抱当下，而非过客般疏离地活着。

书中对幸福的理解令人动容。封城期间，她绕路几小时只为看长江：“面红耳赤灌下一

瓶凉白开，丢掉了烦恼，心也宽了。”这让我想起2020年隔离时，邻居在阳台上敲着饭盒唱起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池莉说得真切：“幸福不是远方的星辰，是当下捧稳一碗汤的温度。”武汉人的泼辣与柔韧，就藏在这份对生活琐碎的热烈深情中：鸭脖本是边角料，吉庆街的小贩偏要把它卤成传奇；热干面不过是碱水面拌酱，却值得食客“如热恋般专注”地去品味。

《人生在世，自作多情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让平凡日子有了诗的重量。她说江淮是“大城市的森林”，打水漂时“遥看蚌

蛭舟载不动许多愁”，东湖的烟波便成了治愈心灵的良药。作为湖北人，我忽然懂得：所谓故乡，从来不是地理标签，而是以自作多情的方式活着——对一碗面倾心，对一条江感恩，在生活的褶皱里触摸到生命的敦实与温暖。

池莉在书末写道：“人生三万天，就要活个磊磊落落！”这何尝不是对每个现代人的温柔提醒？当世界催促我们不停奔跑时，她笑吟吟地告诉我们：且慢，先对脚下的土地、手边的日子，多情一回。因为人间至味，从来都在自作多情处。